

第一章 充滿香氣的他

皎潔的月光灑落，在漫山遍野的草木中，忽然綻開一叢火焰般的紅。

紅玫瑰在風中輕輕搖擺，香氣漸漸凝聚，一個穿著紅衣的高大男子憑空出現在玫瑰旁，他抬頭看了看天空，邁開步伐。

隨著他走過，衣襪拂過，玫瑰帶刺的枝條急速生長，紅色迅速的蔓延開來，似乎要燒光整個山頭。

草木沙沙，彷彿在交流山上的異樣，沉睡的動物也被濃烈的香氣擾醒，在暗處窺看著他，而他來到了觀景台邊，眺望著燈火輝煌的人類都市。

「這麼熱鬧，應該不愁找不到食物吧。」

隨著他的聲音被風吹散，身影也散開在夜色之中，只留下一片盛開的玫瑰花海，還有散不去的令人沉醉的芬芳。

今天電視新聞裡不分時段重複播放著兩則消息——

第一個是國內最大的傳媒集團高氏集團在收購 wisdom 新聞網之前，大張旗鼓的無預警宣佈，高氏集團總經理高宰賓與 wisdom 新聞網創辦人的千金韓智孝結婚，豪門聯姻，萬眾矚目。

另一則是陽明山半夜忽然開了一里的紅色玫瑰花，引起人潮圍觀，大家紛紛拍照打卡。

最後一則無關緊要的氣象訊息緊隨其後，三月二十五號，今年台北短暫而溫暖的春天開始了。

齊嘉倪和編輯墨莉從黑色轎車鑽出來，齊嘉倪臉色鐵青的站在車門旁，就好像她腳下踩著兩根鐵釘，不過她那雙十二公分高的細跟 Louboutin 跟鐵釘也區別不大。她握著墨莉的手，手心一片冰涼。

墨莉不動聲色地告訴她，「笑一笑，隨時隨地都有人舉著手機在拍，跟妳說了這件裙子尺寸太小，妳偏不信。」

齊嘉倪緩慢鬆開握住墨莉的那隻手，朝望向她的人淺笑，一邊脫掉黑色的外套，一襲正紅色的合身長裙將她曼妙的身材盡現無遺。

「為了今天我餓了三天，就是拔掉兩根肋骨我也要穿。」她埋怨似的看了一眼墨莉，「誰讓妳不幫我借大一碼的禮服。」

墨莉本來想反唇相譏，但跟齊嘉倪四目相對，瞬間兩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事，於是她沉默的接過外套。

「走吧，早一點進去說不定能跟高總說到話，這才是妳今天來的目的。」

齊嘉倪頓了頓，下一秒撥了緞子般柔順的黑髮，一個擺頭，氣場全開的朝前方走去，明艷的讓周圍的人都忍不住朝她投注眼光，渾然沒有剛才被一身中看不中用衣服給弄得快斷氣的狼狽。

當然了，其他人盯著她瞧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她很美，而是她有個響噹噹的頭銜——羅曼史天后。

過去十年，她是最出鋒頭的羅曼史作家，網讚尼姑讀了她的小說都會原地還俗，出版社得用愛馬仕的絲巾包裹她的書稿才夠尊重，只不過現在這串介紹後面都會加上一個詞——以前！

齊嘉倪瞥見入口處一大幅男俊女美的新人婚紗照，看著新娘子的臉，她有些恍神，直到前面拍照區媒體呼喊她的名字，她才將思緒拉回現實。

台北 101 的四樓永遠高檔大氣，打從這棟百貨建成開始，世界級的頂級精品就在這裡展示各種最新的衣衫鞋履，而這層樓也永遠不會跟擁擠、廉價、折扣等概念沾上邊，彷彿這塊廣場是上帝偏愛的，在此獻上深情一吻，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這裡永遠都是信義區最奢華璀璨的一塊黃金地。

就連國際企業品牌都難以輕易在這塊圓形廣場舉辦活動，高、韓兩家的結婚宴卻辦在這裡，對於這種特權狀況，只要把高氏集團牽扯進來看就不會讓人意外了，以高氏在國內的政商關係，如果高宰賓的爺爺高劍良想要在雪山隧道裡開一間燒肉店，或者在市政府對面辦酒店 KTV，只要他有意圖就能實現。

媒體記者舉著麥克風詢問齊嘉倪跟今天新人的關係，齊嘉倪想趁這個機會曝光一下自己即將出版的新書，但媒體只問——

「妳跟韓智孝是大學同學對吧，那今天怎麼沒有作為伴娘出席呢？」

「他們交往很久了嗎？韓智孝以前算不算是桃花很旺的女孩子？」

唯一跟她作家身分相關的提問是——

「有沒有可能妳以他們的戀愛故事作為妳下一本書的靈感？」

沒魚蝦也好，齊嘉倪決定趁這個機會推銷一下自己的作品，「其實我也很想寫新的愛情故事，他們的……」

齊嘉倪正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要把話講下去，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喧鬧還有快門聲響起，一個穿著精緻、氣質宛如貴公子的年輕男子闖進她的視線，修得鋒利的眉毛揚起，明顯是在挑釁她。

如果以外貌來看，他就像是歐洲油畫裡面那些衣衫華麗的貴族少年，而他 ARMANI 上衣領口那朵碩大的蝴蝶結襯得他在俊美中還帶了淘氣。

但張愛玲是怎麼說的？「漂亮的男人更禁不起慣，往往有許多彎彎扭扭拐拐角角心理不正常的地方。」

眼前已經被媒體拱到自己身邊的年輕男子正符合這話，他就是韓家被慣壞的小祖宗——韓光。

「兩位作家看一下這邊，我們一起拍個照！」攝影大哥從後面喊，但齊嘉倪看見更多的鏡頭明顯是對準韓光。

韓光在臉上比了愛心，隨後皮笑肉不笑的悄聲說：「不錯嘛，打扮得人模人樣，完全看不出來是過氣作家。」

齊嘉倪亮著牙齒微笑，如果不是現場都是人，她真想像大野狼狠狠地往韓光細皮嫩肉的臉頰咬下一塊肉，「這種場合出席得多也就習以為常了，你倒是特別打扮了吧。」

韓光在轉頭的時候朝齊嘉倪翻了一個嘲諷的白眼，對著鏡頭又是一副人畜無害的

可愛模樣，記者興致勃勃地問韓光對姊姊結婚有什麼感想。

「其實我也滿驚訝的，他們要結婚的訊息我不比你們早知道多少。」發出幾聲憨憨的笑聲，韓光忽然看向齊嘉倪說：「也很高興今天我們的好朋友都來參與，像是能跟『大前輩』嘉姊一起接受採訪，這是我們『小時候』絕對不敢想像的，真的很榮幸。」

齊嘉倪悄悄的在韓光腰上掐了一下，這一掐更怒了，這傢伙身上一絲贅肉都沒有，對上他剛剛明裡暗裡對自己年紀的嘲諷，她內心已經吐了一升的血，自己才二十九，可是要穿進去一件漂亮衣服還得斷食三天，悲！

韓光消遣夠了一溜煙就跑，齊嘉倪也還沒機會說到未來新書重點市議員就到了，她感覺沒意思的擺了兩個動作，隨後離開媒體區，依照座位表來到裝飾了紅玫瑰的桌前入席。

新娘房裡，兩個人正在說話，內容卻有點古怪。

「妳確定妳的計畫行得通嗎？付出的代價這麼龐大，萬一失敗了妳就是標準的人財兩失哦。」說話的男人穿著白色西裝外套，眼睛笑眯著沒有絲毫的擔憂神色，跟話語完全不符。

「楚華素，這就不用你擔心了，你只需要完成我要求的事情就好。」韓智孝拿起化妝台上的流蘇鑽石耳環戴上，她看著鏡子的表情全然不像是半小時後就要上台的新人，陰沉得像是慷慨赴義的死士。「而且我實在不覺得愛情算是什麼很龐大的代價，難道人生除了男人就沒有其他更有意思的東西？比如擁有一棟寫著自己名字的商業大樓不好嗎？」

「等妳遇到讓妳心動的男人，妳就會知道花靈契約其實有那麼一點血腥和不人道。」楚華素擁有一張眉清目秀的臉蛋，他朝她展露笑容，像是韓劇裡那些只要輕輕勾起嘴角就會響起超浪漫主題曲的迷人男星。

韓智孝望著對方的兩個酒窩好一會兒，才回過頭盯著鏡子裡的自己。

但從鏡中可以看見楚華素靠近，而他身上的白玫瑰香氣在她的鼻尖越來越濃烈，她準備推開他，他的唇已經貼在她耳畔，自顧自地說起話來。

「我還是決定提醒妳，妳的弟弟在門外偷聽了好一陣子，一個充滿困惑的年輕人能夠造成的麻煩遠比妳想得多。」

韓智孝回過頭，果然看見門縫悄悄地開了一角。

她不悅地轉頭，瞪著楚華素，彷彿在埋怨他為什麼不早點說，楚華素只是抱歉般的笑了笑，隨後敲了下響指，她的婚紗胸口處立即多了一朵精緻怒放的白玫瑰。

「有人嗎，幫我拿一杯香檳過來，我需要喝一口。」韓智孝裝模作樣地朝外頭喊，卻拿起手機，傳了一則訊息給助理 Andrew——

當他要發表致詞的時候你就可以打斷他了。

韓光在門外以鴛鴦的姿勢偷望著裡頭的一切，那個男人是誰的疑問在他心頭盤旋。他對自己的性格很有自覺，他任性囂張，稍微不順心就對人張牙舞爪、鬧脾氣，

但姊姊跟他截然不同，她總是冷靜強勢，心思都放在事業上，對男人一向沒興趣，更別提在婚宴現場跟一個俊美大帥哥在新娘房耳鬢廝磨，做出這種萬一被發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事。

當他猶豫著要不要推門進去把這瓜吃透澈時，身後傳來了腳步聲，是他的準姊夫高宰賓。

韓光有些心虛地站挺身子，見高宰賓挑眉笑，彷彿在問他又幹了什麼好事？他當機立斷做了護短的決定，大聲跟高宰賓打招呼，並稱讚他的 **Valentino** 西裝非常挺拔。

「你也很帥，哦，媒體在入口背板那邊聚集了，你去拍照了嗎？」高宰賓愉快的把手放在韓光肩膀上捏一捏，目光隨即挪到門上，「真可惜你爸爸不能來現場看著這一切。」

不等韓光回應，高宰賓推開房門，韓光的臉色變得鐵青。

「沒有人跟你說在交換戒指前碰面是會倒楣的嗎？」韓智孝對著鏡子撥了自己蜷曲的棕髮，回頭皮笑肉不笑的盯著高宰賓。

發現房間裡只有姊姊在，韓光疑惑地暗暗打量這裡是否有可以藏人的地方或是暗門，但除了牆壁還是牆壁，這裡連衣櫃都沒有。

奇怪欸，人不可能憑空消失吧！

但也不可能是他看錯啊，那麼明顯的一個人，他還聽見他們的對話，雖然斷斷續續不完整，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三個你看我、我看你，平靜無語的沉默底下是各自洶湧翻騰的思緒，直到外面響起婚顧的叫喚聲，這一切猜忌才被打斷。

韓智孝盯著她最愛的弟弟，敲了他鼻子，「昨天又玩到很晚了吧，整天不安分，記住了，你這幾天乖一點，還有待會你多吃東西少說話，其他事情……不用管。」

韓光腦子還在惦記剛剛聽見的男人聲音，迷迷糊糊地被過來找人的助理李德森帶到了主桌去。

因為賓客過多又都有頭有臉，終於在一個半小時後，新娘韓智孝才在眾人祝福的眼光中踩過紅色長毯，一步一步的走向站在前方的高宰賓。

她就像是高貴又倔強的公主，沒有一絲孱弱，但齊嘉倪從電子螢幕上望著韓智孝被放大的臉龐，以她們同學那段歲月的了解，知道她臉上的微笑跟快樂絕無關係。齊嘉倪有些沮喪，難道出身富貴的她也無法抵擋父母社會加諸在人們身上的枷鎖，因為年紀要滿三十，便找個條件相當的人進入婚姻嗎？

鏡頭轉到笑得溫潤，戴著金絲眼鏡的高宰賓，齊嘉倪看了更沮喪了，就算韓智孝是迫於年紀或家族壓力結婚，但跟這樣一個身高一百九十公分的大帥哥先婚後愛也不算委屈，還堪稱超級大禮包啊，誰不希望自己的老公是八塊腹肌的長腿男，何況還是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公子哥？

自己二十九年母胎單身，事業飄搖，她還是同情自己吧。

雖然是大學同學，但齊嘉倪跟韓智孝其實並不熟，韓智孝是天之驕女，天生就是眾人注目的焦點，而她是個育幼院出身，從小到大沒有人在乎的孩子。

她咬牙考上大學，要負擔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每天忙於課業和打工，對校園活動參加得少，還有社交這塊是她的弱項，所以她通常遠遠看著韓智孝這類閃亮的人，羨慕著他們。

或許是成長經歷的關係，她格外的想要成功，覺得這樣自己或許也能夠得到別人的愛和在乎。

當她看到網路小說連載平台舉辦比賽，她連載了第一本書，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眾人的喜愛也獲得了高額獎金，一夜之間成名給予她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嘗過閃耀的滋味，誰會願意重新變成平凡不起眼的小蝦米？

她真的很想要重回巔峰，如果有誰可以給她一個好故事，讓她下筆如有神，要她付出什麼代價都可以！

齊嘉倪舉起一杯紅酒往嘴巴倒，酒液咕嚕嚕的經過喉嚨，轉眼又是一杯。

齊嘉倪身旁坐著一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 Sabrina，她拿起酒杯敲了齊嘉倪的，望著台上看戲似地扯了扯嘴角，「不曉得他們能夠好多久。」

說完她意味深長地看了齊嘉倪，彷彿邀請她加入自己的詛咒聯盟。

齊嘉倪悠悠地看了 Sabrina，不屑的搖頭。

Sabrina 惱怒的冷笑，「我都看見妳剛剛喝酒的表情了，妳就不忌妒？女人的羨慕跟忌妒都是同一件事。」

「我是為我自己悲哀，但也真心為她高興，唱衰別人不能讓我活得更爽，所以何必見不得別人好呢。」齊嘉倪看著這個妖嬈的女人，嘆氣說：「妳看妳長得多漂亮，但一定是身邊沒什麼好人才會讓妳在別人婚禮上說這些有的沒的。我知道有些人，遠遠沒有妳十分之一的美貌卻有溫和老公還生了可愛的寶寶，那是因為她們願意用善意對待別人，大家也就樂於跟她們在一起，所以啊，不要這麼尖酸刻薄，存點好心，說不定感情還會順一點。」

齊嘉倪盯著此刻憋不出來一句話的 Sabrina，敲了下她的玻璃杯。

都是這樣的，人人都想得到體貼、帥氣又多金的另一半，可跟撞鬼一樣，聽說的多了，誰能遇到？於是不甘心，而不甘心到最後，就成為那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小人。

「真的讓人好煩躁……」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還是對於人心汙穢的認識，齊嘉倪心底越來越鬱悶。

忽然台上高宰賓深情款款訴說著婚姻頌詞的聲音停住，賓客紛紛驚呼、竊竊私語，還有不知道是誰家的人站起來大喊著——

「關掉螢幕！」

齊嘉倪抬頭一看，這實在不能更難堪了，螢幕高雅的背景圖變成了一張又一張偷拍照，高宰賓勾著女人走路、擁抱，到了最後一張親吻的畫面，哦……不是最後一張，接吻的照片可不止一張。

畫面雖然不算清晰，但齊嘉倪忽然覺得照片中的女人太眼熟，而她附近的賓客都

朝她這邊看來，她跟著往右看，Sabrina 正趾高氣揚的望著自己，她，就是照片裡面的人！

Sabrina 這時候還不忘回嘴駁斥她，「妳知道什麼，說我忌妒刻薄？那個男人差點就是我的東西，我怎麼不能說兩句了。」

齊嘉倪一時無語。

她的震撼很快就被全場的沉默吞噬，因為在台上的韓智孝跟高宰賓一句話也沒說，只是互相瞪視著。

大家都盯著台上的兩人，這沉默的三十秒如果要形容，就像是天空降下巨大燃著火焰的隕石，因為難以逃脫又太錯愕，所以只能呆呆地望著。

最後，韓光拍桌起身，打破了沉寂。

齊嘉倪發現他朝自己走來，明知道對方不是來找自己算帳，卻因為那不善的眼神而緊張起來。

韓光走到齊嘉倪桌邊，抄起了紅酒杯。

齊嘉倪站起身壓低嗓子說：「我提醒你，殺人是犯法的。」

聽說人在羞恥或憤怒情緒下會做出難以理解的事情，自己一直是他的競爭對手，他不曾是想藉機同歸於盡吧？

這做人也得一碼歸一碼啊！

正當齊嘉倪想壓住韓光手臂的時候，嘩啦啦的，韓光手上的紅酒杯倒扣，鮮血般的紅酒灑在了 Sabrina 的腦門上。

齊嘉倪哎呀一聲，兩隻手放在嘴邊，Sabrina 身上那件粉白裸肩裙一看就不便宜，毀了！

隨即她意識到自己的舉動太像公園大媽，連忙戲劇般甩了頭髮恢復鎮定，但也有點慌，現在自己要說些什麼嗎？

韓光的動靜再一次掀起現場騷動，台上也終於打破詭異的安靜。

韓智孝指著螢幕，聲音憤慨的說：「這是什麼東西！你說得清楚嗎？」

讓人覺得微妙的是，這段期間螢幕依舊在輪播著照片，就像那是什麼球賽精彩畫面不肯停歇地播著。

高宰賓看著韓智孝手中的麥克風，走近她壓下了麥克風，沒有人能瞧見他嘴角輕蔑的笑，也聽不見他陰森森的質問：「什麼時候準備的？這樣做對妳有什麼好處。」

韓智孝眼神非常鎮定，輕輕地把手放在高宰賓的肩膀上，「是你一意孤行自找的。但是你不要誤會，我沒有打算跟你兩敗俱傷，輸的人只會是你。」

聽到這句話，高宰賓的牙齒狠狠咬緊、臉頰肌肉抽搐，顯然他憤怒了，但他還來不及有所反應，韓智孝便換上了另一副表情，泫然欲泣的摔開麥克風，然後「啪」的一聲，給了高宰賓一巴掌，接著悲痛欲絕的衝下台。

整場戲一氣呵成。

悲痛欲絕是後來即時新聞形容韓智孝離場時的詞彙，但此時此刻，在齊嘉倪看來韓智孝都有點歡欣鼓舞飛下台的味道。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不是背後有著超級劇烈的衝突，單就眼前的照片風波，以韓家這樣的權貴人家，權衡利弊後當場鬧翻絕不是最好的選擇。

她懂的道理，韓智孝自然也懂，所以……韓智孝鬧大到底是為什麼呢？

周圍鬧哄哄的賓客陸續閃人，這樣不體面的事，上流社會的人們或許熱愛八卦，但沒人想當其中一個角色，於是不過三、五分鐘，賓客散去一半。

齊嘉倪想不透眼前鬧劇的真相，但看著眼前的山珍海味，龍蝦冷盤、嫩菲力、鮑魚羹湯還有糯米栗子銀雞，覺得不吃實在很傻，而且灌多了酒好想喝點熱湯，趁著大家都走了，她就獨享吧！

齊嘉倪非常冷靜地舀起羹，嘗了一口，哇賽！這絕對是小當家才能弄出來的料理，美味到昏迷！

她很快的喝完一碗羹湯，正打量著桌上還有哪碗羹沒被動過，才發覺正對面有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盯著自己。

齊嘉倪第一時間意識到自己正舉著湯匙低頭搜尋食物，簡直像是餓死鬼，趕緊挺直腰桿看著那男人。

可惜，看來是吃不下去了。

她深吸一口氣，放下湯匙，對面穿著紅色襯衫的男人卻把他面前未拆保鮮膜的羹湯放在玻璃轉盤上，轉了半圈送到了她面前。

她深情的瞄了一眼湯，隨後淺淺一笑，滿臉毫不在意的看著對面眼角上揚的男人。健康的小麥色肌膚，還有著自己偏好的清晰下顎線……她立刻推敲起來，這一桌坐的都是藝文圈人士，以他的外貌，如果是偶像肯定大紅大紫，自己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名號，所以這男人長得這麼性感又讓人陌生，就只能是模特兒了。她舉起紅酒杯喝了一口，故意擺出媚眼如絲的樣子說：「都鬧成這樣，你沒走？」

「妳不是也留下來了嗎。」

齊嘉倪太陽穴脹痛了一下，停止進食之後剛剛灌太多的紅酒氣味立刻從喉頭竄出，她扯了一個敷衍的微笑。

囂張、大牌脾氣差，還有冷靜的戲碼是她最會的，從小她就這樣，與其去猜別人在想什麼、煩惱要怎麼跟人相處，擺出一臉不在乎的樣子輕鬆多了，時間久了也就真的不在乎了。

紅襯衫男舉起一杯香檳，對齊嘉倪致意，「不用有壓力，肚子餓的話，就繼續吃東西好了。」

他說完話自然的切了一口牛排，慢悠悠的放到嘴裡。

齊嘉倪無語地盯著他，但內心已經啟動了吞口水模式。

正好是我喜歡的那種嘴唇特別紅的男人，唇上薄下厚，親起來會是什麼感覺？真可惡，他為什麼完全長在我的審美上啊。

男人突然說：「想試試嗎？」

齊嘉倪面紅耳赤的駁斥，「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他的眼神依舊平靜，舉起叉子納悶的說：「我問妳想試試這個牛肉嗎？」

齊嘉倪望著那塊鮮嫩多汁的肉，痛苦的控制著想要點頭的脖子，但等到回過神時，

紅襯衫男已經坐在她身邊，並且把叉子遞到她面前。

作為一個對美食和美男沒有抵抗力的人，她張開嘴吃下肉，隨後擺出一臉見過大風大浪的樣子說：「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但這種搭訕方式太直接了，我還是喜歡那種含蓄一點的帥……我是說含蓄一點的男生。」

什麼搭訕？什麼含蓄？

男人眉頭微微一皺，「可是，是因為妳的強烈慾望我才出現在這的。」

嘖！齊嘉倪無語的笑出聲，「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雖然諷刺了句，但她的內心早就慌得像是有一大群動物在奔跑，難道是剛剛看他的時候露出了色樣嗎？不可能吧，她明明很努力克制了啊！

「嗯，對於分辨人類慾望這方面，我確實很有自信。」紅襯衫男伸出左手搭在她的椅背上，「我也很有信心可以實現妳的願望，要跟我交易嗎？」

齊嘉倪这下真的嚇到了，這男人是怎麼回事，自己裝成這樣還是被看穿心思？果然帥哥都不是省油的燈。

交易，他想做什麼交易，難道……

齊嘉倪盯著眼前這個幾乎要貼到臉上了，但仍然帥到沒有瑕疵的男人，她忽然想通了什麼，哼了一聲冷笑，「原來啊，交易……欸大哥，我雖然單身，也覺得你確實很帥，但不至於要找一隻鴨子排遣寂寞吧。」

雖然已經不是十七歲美少女，但也不能用金錢解決第一次體驗吧！她到底散發著多悲哀的氣質才會吸引這種傢伙！

紅襯衫男揚起的眉毛冰凍成了僵硬的弧度，磨了磨牙說：「鴨子？妳才是鴨子。」

齊嘉倪露出一個「你就裝吧，我不拆穿你」的眼神。

紅襯衫男調整了一下情緒，重振旗鼓，露出一口白牙輕輕笑問：「我是問妳要不要跟我做交易，我可以實現妳的心願，比如……」

隨著話聲，他靠近她的臉頰旁，齊嘉倪聞見一股讓腰間酥軟的玫瑰香氣，濃郁得令人想把臉埋進他胸膛。

「妳想要一個能夠讓妳重回事業巔峰的好故事對吧。」

所有的浪漫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給扼殺了。

「你說什麼！」難道連路人都能這麼明顯的感受到自己過氣了嗎？

一瞬間齊嘉倪感覺腳底發涼，好似有幽靈伸出手，要把她拽進深不見底的深淵。

齊嘉倪享受過盛名，她出道十年，從前連 IG 上一段文字都有雜誌要付費買版權刊登，而現在文化娛樂生態改變，別說作家，電影圈大明星都要向流量經濟低頭。從前時尚名牌拿著最新款的衣服期盼著她能穿著曝光，現在連主動出借都還是不合尺寸的，當過鳳凰的人才知道跌落神壇有多難受。

齊嘉倪狠狠的捏了下手心，指甲戳進肉帶來的疼痛讓她打起精神對眼前的男人一笑，「喲，你早就瞄準我啦？也是，畢竟我紅了那麼久，你會知道也很合理，婚禮上單身女子在這種氛圍下容易對戀愛產生憧憬，趁這時候拉近距離，說些我懂你的願望或傷痛之類的話，稍微無腦一點的小女生就會產生一種『你真明白我』的感動，但你太小瞧我了吧，姊見過的場面比你看過的動畫片還多。」

紅襯衫男第一次露出無語的神情。

他從沒看過思緒如此天馬行空的人，要說服她談交易實在好麻煩，雖然放棄她找別人也不是不行，但這樣簡直像跟人類認輸了……

「我是花靈，只要妳給我相應的代價，我就能實現妳的願望。」他乾脆開門見山了，語氣理所當然又認真，「我再強調一次，不是我盯著妳，而是妳強烈的願望意志才吸引我出現，這是召喚我的條件之一，妳很幸運。」

齊嘉倪看著眼前的男人，穹頂上奢華的燈光在他雕塑般的臉龐投射出一抹陰影，他眉毛濃密，形狀鋒利，只是不發一語地回望著她。

這副美貌確實不像是人類會有的……齊嘉倪覺得如果自己酒再多喝一點，她就要相信這男人的鬼話了，別說他是花靈，說他是自己祖宗她都信。

她忍不住戳了下他的臉頰，「你叫什麼名字？」

他有些意外的撇開頭，又為她的荒唐舉動扯起嘴角笑說：「秦赤一。」

齊嘉倪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佯裝出那種我一點也沒被你迷住的女王氣勢，「所以呢，你下一步要跟我談錢了嗎，多少錢陪吃飯，多少錢陪約會，還是多少錢包月？」

「錢，對我來說沒價值。」

秦赤一緩緩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微笑，這瞬間齊嘉倪覺得他就像是神話裡面經常描寫的英俊惡魔，輕輕一個眨眼就能讓整個戰場血肉橫飛的那種。

「我要的是更夢幻的東西，關鍵是妳願意付出什麼代價來換一個讓妳名利雙收的故事靈感。」

齊嘉倪看著他，這瞬間她覺得自己可笑，因為她居然很希望眼前這個人真的是他口中那個可以實現願望的花靈。

她隨口說：「既然你不要錢，那你要什麼？我還能給你什麼？」

秦赤一盯著她的眼眸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低沉的聲音說：「拿真愛來換怎麼樣？」

齊嘉倪覺得荒謬，但大概是被他身上的玫瑰香氣迷醉，她忽然覺得就當配合著玩鬧也不是不可以，這段對話還滿有趣的，搞不好可以當成寫作素材。

齊嘉倪朝他點點頭，滿不在乎的玩笑說：「可以啊，拿摸不到的真愛換一個讓我滿意的故事，一點也不虧。」

「妳要想清楚，很多人終其一生只有一段真愛，如果妳把它給了我，或許妳就再也遇不到對的人了。」

齊嘉倪為他語氣中的嚴肅而發笑，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是作家，寫作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熱愛的事情，如果我再也沒有靈感寫出能讓粉絲瘋狂，讓自己驕傲的作品，那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惡夢，至於愛情……」

她連戀愛都沒有談過，還想真愛？真愛在哪，又值多少錢，別笑死人了。

這樣的話齊嘉倪沒有說，她咬咬嘴唇，輕微的疼痛讓她找回理智決定結束這場對話，不然再說下去，她搞不好真的會答應什麼亂七八糟的包養交易，可她哪來的錢啊。

她站起身，抓起擺在桌上的手機，「你長得這麼好看，去當模特兒、當演員都可以，不要做那些見不得光的工作，還有搭訕女生的把戲也換一換，不要浪費你這

一張臉，還花靈咧，你怎麼不說你是鋼鐵人呢。」

秦赤一坐在椅子上，看著齊嘉倪離開的背影，沒有說話，銳利的眼神亮起笑意，就在他笑的時候，桌上半開的紅玫瑰開始膨脹，直到變成手心一般的大小，怒放得妖異駭人。

Crescent